



吉哈拉艾

吉拉米代部落聚會所

Timolian田區
(南邊之地)

池豐大橋

蚊子洞

潭埔堀

盤溪一起找溪望

富里火車站

無源洞





魚溪

一起找溪望



序

在海岸山脈西側，有條溪正靜靜流淌著光。

那透亮是菊池氏細鯽晶瑩的身影，也是中華鰲在晴暖無風的日子，攤曬自在。那閃爍的是阿美族男子將結實小腿肚浸入水中，激起水花抓魚食魚，完成年祭後的巴歌浪。更是農夫們眯起雙眼，在秋日午後凝視橙黃稻浪。這豐美一切，鰲溪都曾如此靜謐地陪伴著。

然而，16.9公里的潺潺蜿蜒卻在近代發展趕路中，成為簌簌眼淚。鰲溪無鰲，過往佈滿大小石塊的立體河相，被一道道人工壩體取代。兩岸灘地從和緩斜坡被銳利地削成堤防、護岸。鰲溪的苦難正來自它的無私，如同許多台灣河川為了肩負農田澆灌任務，被烙上層層水泥封印。直到此刻……

「水沖來，魚會逆流上去。游到這裡衝不上去，牠會來這裡休息。」在地居民邊解釋自製魚梯，邊展現了過去和九河局兩年公私協力的成果。鰲溪有鰲，明亮的未來在這些辛勤走動身影中，正一點一點被打開。過去台灣的河川治理大多是工程引領進程，不是從最親近河水的居民身上找答案。鰲溪流域管理平台的出現，就像在沉寂鬱悶的溪水中擾動出新的活力。資訊公開、公民參與這些熱門字眼，究竟如何可能與傳統工程和公務科層結合？鰲溪回答著我們。要打開水泥封印的河川，必須先敲開僵化思維。平台概念接納起多元觀點和經由溝通形成的夥伴默契。治理方案不再只是點狀解答，而是由公私不同端點拉起對話的線，串成詳細需求的面，廣泛回應一條河川的各種挑戰。

下次，當你走上鰲溪，除了享受沿岸風光，別忘記你也正走在台灣河川治理的新里程碑上。



目 錄

2	序	4	目錄	6	河你在一起	12	鰲溪怎麼了	16	還地於河	24	還石於河	30	還水於河	36	還魚於河	42	鰲溪裡的居民	44	一起找溪望
---	---	---	----	---	-------	----	-------	----	------	----	------	----	------	----	------	----	--------	----	-------



河你在一起

位於花蓮富里的鯨溪，是秀姑巒溪支流。過去雖然受到一些因素破壞，卻有機會透過河川復育變得更好。民國107年九河局規劃以溪旁聚落安全優先，興建更多硬體，再佐以綠美化景觀步道及生態導覽設施。

這種規劃類似都會公園的作法卻與鯨溪吐納著僻靜荒野的本質難以相符，在地居民錯愕之餘便在工程說明會上表達反對。所幸工程尚未進入細部設計，因此計畫喊停、重新調校。終於在以整體流域為前提的思考下，融入林務局推動的國土綠網概念。結合鯨溪流域各種權益關係人和單位，組成「鯨河流域管理平台」，共同踏上河川復育的旅程。

平台的概念並非完全創新，過去在既有公家機關的規定中，就要求公部門執行政策需具備資訊公開和公民參與。鯨河流域管理平台只是將這個精神運作到更細緻、更扎實的過程；第九河川局陸續邀請流域相關單位包括中央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農田水利署花蓮管理處(原花蓮農田水利會)；地方上則為花蓮縣政府、花蓮縣文化局、社區部落等民間團體共同組成大平台。又因應大平台上提出的議題需求聚焦成四個分類，成立小平台；分別是河川工程、水質水量、生態復育、流域創生。

又因應大平台上提出的議題需求聚焦成四個分類，成立小平台分別是河川工程、水質水量、生態復育、流域創生。



鰲溪流域各單位關注議題



大平台的功能有如米其林三星餐廳的行政主廚，以大尺度觀點縱覽場域中各類需求，著重全面的盤點意見、協調不同位置的利害關係人，凝聚共識也協調分工。透過大平台會議，相關單位與在地居民同步了解短中長程目標和施行的節奏。計畫整合、對策商討……在以一條河的流域如此廣大現場，這群主廚們善用著過往經驗、靈巧的判斷，為治理擬定出一道一道絕妙菜單。

小平台則是真正踏進廚房裡動手煎煮炒炸，計畫中成立的四個小平台，由公私部門進行雙主持，面對在大平台中被盤點出來的問題、召集相關單位、確認資源，擬定對策。這些過程讓在地居民到政府單位的各種層次意見都坦然展開，不僅解決了過往公部門間缺乏橫向連結的困境，也讓民眾感受到個人需求被聆聽，並且學會以公共群體來思考的宏觀思維。

一條流域的治理就像一場盛宴，有精彩也有挑戰。區域特性、生態特質可被視為食材一樣必須熟悉掌握，烹調技術則來自各個機關的經驗、在地居民的創意投入。不過，在真正要大展廚藝前，讓整體流

程都在合乎共識的原則下進行，則是一個團隊的開始。鰲溪流域管理平台整合出流域共同工作的原則，包括計畫資訊公開、共享，民眾參與，友善環境的工程規劃及執行……這樣的基本原則讓治理可以走向中期目標，也就共繪藍圖，分工完成治理方案。最終的期待，則是所有單位持續合作、培養默契、檢討修正，恢復河川生命力。



平台自108年至今持續推動中

不要以為這樣的盛宴在許久後才會展開，近期在富里備受好評、吸引台灣各地旅客前來的穀稻秋聲音樂節，就結合鯢溪流域管理平台累積的成果，在流域中進行走讀，許多民眾在看見公私部門跨域合作的共好後，更能夠想像來自土地力量的地方創生。

由下而上的河川治理顛覆傳統，也衝擊著過往著重工程建設的主流作法。這種將居民生活第一線觀察與需求作為治理議程，需要相當良好的梳理框架。因此鯢溪復育計畫經由共學工作坊培力，一方面讓居民掌握更多專業知識，另一方面也協助公部門說明責任所在。當想要與需要的差別被釐清時，就有明確議題端上平台，由不同單位的觀點共同檢視。每次的討論與共學，都促進政府單位與地方居民換位思考。在相異之處學習對方處境，拓展視野。在相同之處協力出發。溝通逐漸形成，一改過往政府在說明會上常見的單向告知態度，夥伴關係因應而生。



更多內容可詳見
「鯢溪生活圈」



① 穀稻秋聲活動-從河開始
② 鯢溪走讀中認識河川還石概念

蟹溪怎麼了



復育四部曲

一條溪的誕生，來自水與萬物的對話。我們往往只能看見眼前景緻，無法細微察覺大地與溪流能量正激烈作用著。因此，當我們想了解一條溪，必須去看見它過去領受自然營力產生的地貌，也要考慮未來容許它自由變動的空間。這種近似醫生般精確剖析的透視，依賴著各個科學領域的專業。鰲溪流域管理平台成立後，不只公部門集思廣益，也加入相關河川水利專業的專家學者共同為鰲溪診斷。再結合當地居民於平台會議中回報的關鍵課題，復育方案初擬出短中長程的治理措施。

第一步，我們期待讓鰲溪褪下水泥構造物的干擾，重拾河川自我修復棲地的能力，再一次展開水與萬物的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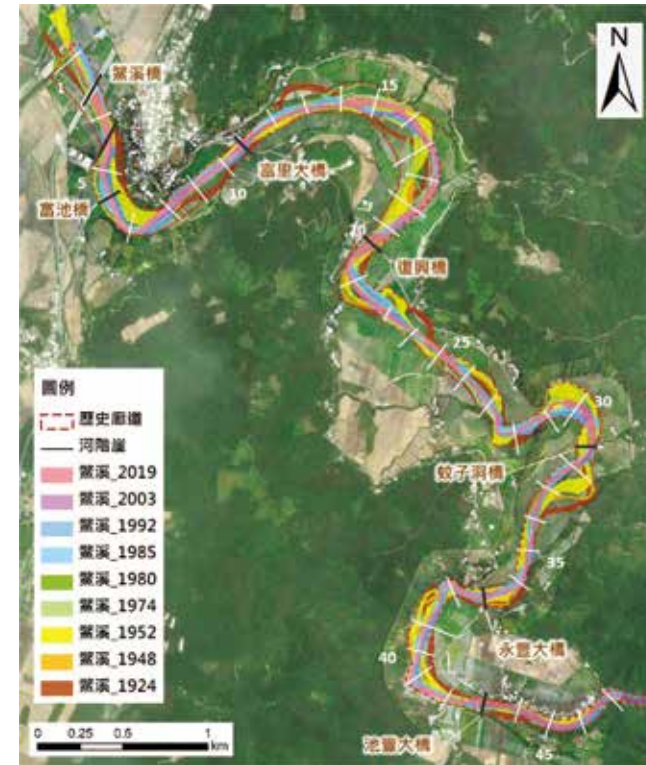


翠綠的良田鑲嵌在野溪旁，從空拍視角欣賞相當美麗。然而，這樣的美卻潛藏著危機，因為這是人們與溪爭地得來。過去，為了增加耕作面積，居民在高灘地上堆疊石塊，造成河道束縮。又陳情施作高聳的堤防、檔土牆迫使水無法走回原有的路。這些水泥構造物造成鰲溪河床下刷侵蝕，也斷絕了山間動物親水的路徑。

「若是侵蝕持續，將為兩岸帶來重大災害」。平台共同決議把地還給鰲溪，讓它擁有過往自在流動的河寬樣貌。加寬河道就可以減緩流速，就能降低河床刷深的侵蝕。

「還地於河」規劃中包括清除高灘地上居民屯墾堆砌的石頭，不再強佔行水區，進行削灘，讓河道在幾次大雨後走出原有樣貌。許多行水區內的高灘地大多被佔用或租用為農田。過去礙於民情，公部門難以協調。現在則在平台中與在地居民溝通討論，將行水區的範圍逐步收回。

隨著河道面目浮現，九河局也將河川治理計畫線往後退。一條河川的治理不僅是用兩旁水岸作為疆界，而是考量到河川氾濫的過往或未來的溢流，將這個範圍匡列出來叫做河川治理線。調整治理線就有



近百年鰲溪河川區域線變化

足夠的行水區降低冲刷河床的力道，這些自然緩坡當然也就能夠讓動物親近溪畔。

鰲溪的上游過去為花蓮縣政府管轄範圍，也在當地族人建議下，向上延伸至林班地，並於部落會議中提出、提到大平台會議上討論。這看似在圖面上小小的文書更動，卻是數次公部門與民間細緻的溝通。包括九河局前往部落會議具體說明治理界點上移的影響與權責，另外也協調原治理單位花蓮縣政府和接合治理界點的林務局。還地於河的目的包括有效治理和復育上游水域，因此在部落族人和九河局彼此信任的夥伴關係下，成功發生了全國首次由地方居民決定河川治理計畫線的例子。



Timolan（阿美族語，南方、低窪之意），是鯢溪池豐橋左岸上游一塊高灘地，最初是阿美族人捕魚、休憩的地方，後來成為農耕地使用。為了還地於河，在108年收回後，地方就與公部門在平台上進行討論。最初居民們考慮作為遊憩空間，經過多次討論後共同決定將這裡打造為生態保種基地。高灘地上一方面確保緊鄰水岸側維持緩坡沈入鯢溪，讓中華鯢得以上岸棲息，也讓民眾可以親水近水。另一方面則是在生態復育池內種植原生種的水草，圓葉澤瀉（*Caldesia grandis*）、台灣萍蓬草（*Nuphar pumila*）、水蕨（*Ceratopteris thalictroides*）、水丁香（*Ludwigia octovalvis*）、大水莞（*Schoenoplectus validus*）、等……雖然目前原生種水草的復育受到福壽螺啃食影響，池中暫時僅存根系提供菊池氏細鯽幼魚躲藏的布袋蓮。居民們期待生態基地在保種保源的過程，也能讓來訪者從接觸自然走到保育自然，透過在溪上划舟的親水體驗推動環境教育，是既符合地方創生精神又能守護鯢溪的作法。



[1] 生態池為復育菊池氏細鯽的棲地 [2] 菊池氏細鯽野放後2週見3公厘幼魚
[3] 在地居民日常除草維護，並於步道種植原生草皮



冉而山劇團於此作行動劇場，期望未來可以作為生態復育保種區及環境教育場域



108年Timolan未營造前，原本為水稻田，
河岸長滿外來種植物。



109年Timolan營造後，開闢三座生態池復育
蘭池氏細鯽

但為何要幫高灘地削灘呢？

除了徵收Timolan，營造物種生態復育區外，也將河川較高的區域削灘，讓河行經的空間增加。

鰲的育嬰房

平緩、沙土鬆軟且濕潤的溪岸場域是鰲最棒的產卵環境！鰲媽媽辛苦挖洞產卵，一隻隻的小鰲將在這裡破殼而出。



高灘地削灘規劃示意圖



還地於河



高灘地削灘後，可挪出更多的空間讓大水通過，同時也能降低水流的衝擊力，減輕颱風豪雨的災害威脅！



高灘地是什麼呢？
在一般穩定的天氣狀況下，河川中溪床高度較高，且平時溪水不會流經的區域。

還石於河

早期高灘地種植著稻米，為了穩固水田，直接拿取溪流中的石塊來堆疊邊坡。

幫高灘地削灘之後，石塊重新回到溪流當中，大大小小的石塊不僅能幫忙消除、分散水流的衝擊力道，同時也是許多生物平常躲避、生活的空間喔！



削灘前，高灘地邊坡以石塊堆疊，坡度陡峭。



削灘後，邊坡坡度平緩，石塊回歸河川。



「以前哪，有很多大石頭，旁邊就是一個個潭，我們會在那裡玩。」
「大石頭可以輕易地掩護身影，我都在石頭後面談戀愛。」居民的談笑讓我們得以窺見生活在鯢溪的過往精彩。曾經活潑的大小石頭地貌，現在卻只見貧乏的岩盤裸露。早期為了疏濬，許多大石頭被打碎運走，沒想到這個舉動竟然就卸下了珍貴的河川盔甲，讓河床處於脆弱情境不斷遭到掏刷。



「還石於河」的概念在大平台討論中被居民提起後，九河局開始認真思考這個做法。技術上是讓石頭重回河道、重建河床護甲層，為鯢溪找回原來的骨架樣貌。一旦河床恢復健康，便能抵禦大水沖刷，減少影響兩旁河道侵蝕，這不僅保障了沿岸社區的安全問題，也提供水中生物棲息躲藏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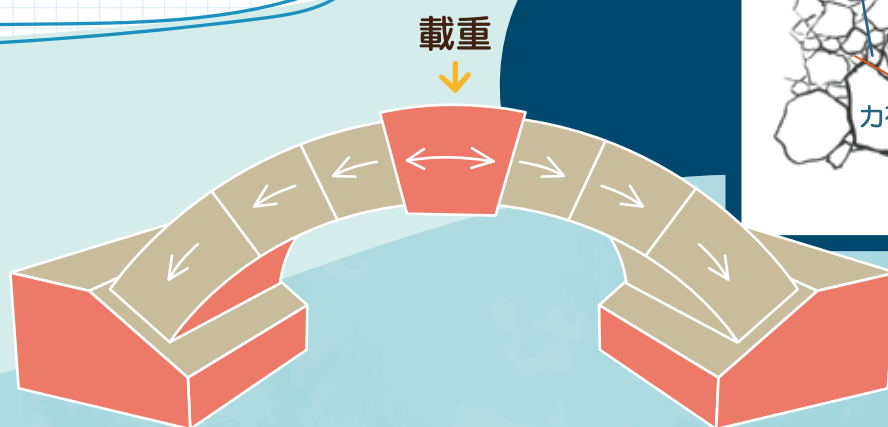
那麼，石頭該怎麼回到鯢溪中呢？這不僅僅是使用工法將石頭堆疊回到河中，而是連執行過程都無比細心。在規劃階段邀請生態團隊進場，做出針對施工的生態檢核標準。包括確認保留濱溪重點植物、水中天然塊石。同時進入施工階段也成立由在地居民組成的巡護小組，施工前需認識河川原生魚類及習性，以降低施工中多餘的干擾；施工期間每天進行水質濁度監測，周遭環境的勘查。這些過程都是帶有專業知識的團隊與居民一起完成，在地組成協力小組，過程不只讓還石於河順利進行，也提升對環境保護的知識。



- 1 水質濁度監測
- 2 原生樹木保存
- 3 魚類調查監測

還石於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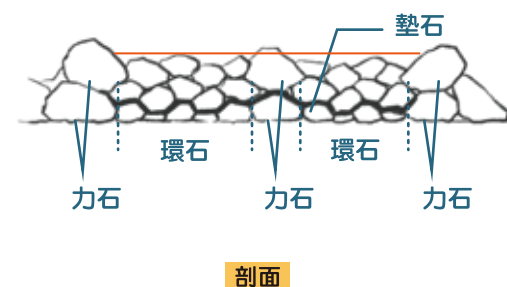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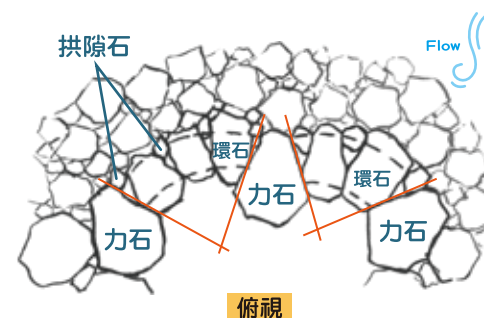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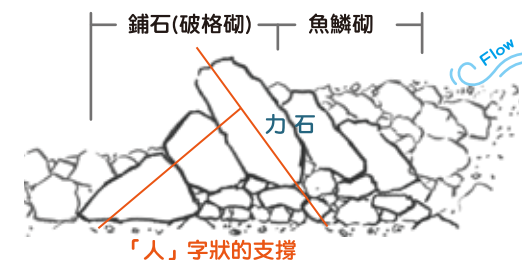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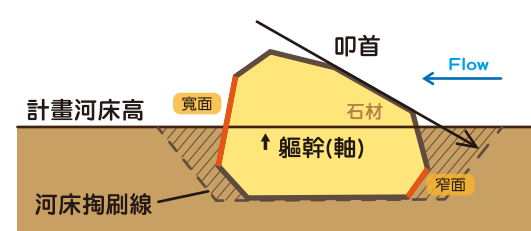
秉持著細緻施作、多方考量的前提，平台共同參考了日本近自然工法，決定以近自然工法拋填石塊，人工堆積排列出石渠。透過石頭與石頭之間自然的接合，減少河床落差。當砌石完成後，未來就藉著大自然的力量，隨降雨和洪水冲刷搬運，滾動出近自然河川的樣貌。



原理：大洪水時，塊石自然卡合成拱形



近自然固床工



舉辦共學讓流域管理平台的成員、在地居民、營造廠商等一同用沙箱推演，了解自然工法原理；並於施工現地示範操作。



施工前



施工後



枯水期間或沒有下雨的時期

「老人家也開始想，溪裡以前常見的小魚怎麼不見了？」

平台盤點鰲溪所遭遇的困境，發現這數十年來生物棲地、水域生態持續被改變。過去因為鰲數量多而取名為鰲溪，但現在鰲在鰲溪的數量逐漸減少，隨著外來種魚類入侵、枯水期河川基流量不足、水質優養化……等影響，數十年來在鰲溪的原生魚種也逐漸稀少，在地居民希望能透過河川生態復育的方式把牠們找回來。

鰲溪沿岸為了灌溉設置了許多攔河堰，在枯水期時供應農業用水將造成溪中水量大幅下降，有些河段甚至乾枯。若是能夠恢復水量，原生魚種的棲地就會增加，那麼客家人所稱的「禾花仔」菊池氏細鯽就能回來。

「從一塊居民私墾的河川地，成為農友為耕作危機找轉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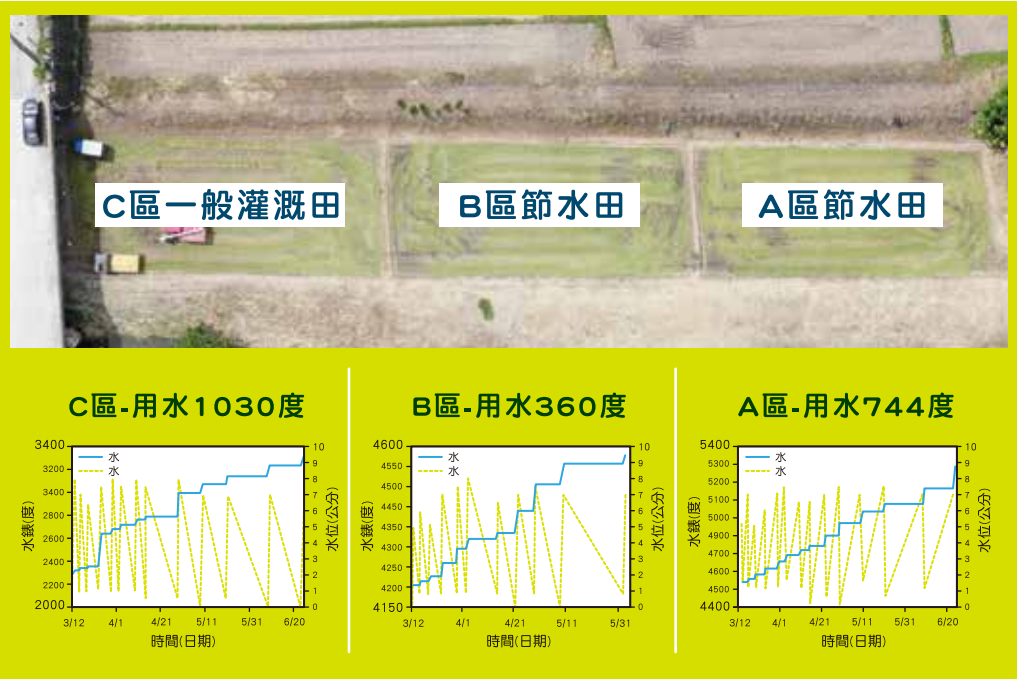
富里米品質優良，聲譽遠播，平台成立後決定還水於河，嘗試做水量控管，本區農民一直以來採比較粗放的管理方式，水量控管並不精確。加上近年來極端氣候下，過去枯水期不常見的耕作危機這些年緩緩浮現。

危機在徵收的高灘地中找到出路，決定還水於河後，與其說還水還不如說是「控水」，在徵收土地中嘗試省水產業試驗，農民希望藉此試驗能為缺水灌溉的情況，防範未然。



河道被迫截成一段一段，河水流不下去，要回家的魚回不了家

河川生態復育試驗-省水產業



繁溪水稻省水栽培實驗田區示意圖



嘗試以節水方式，安裝水表紀錄水稻用水量，試驗稻種節水產量及生態的多樣性，並尋求NCDR與花蓮農改場和社區交流。

行過復興橋，若不是注意到一塊「繁溪水稻省水栽培實驗田區」的告示，這片實驗田看起來就像其他良田一樣豐饒。由富里永豐社區「省水稻工班」認領耕作的水田，1.5分地中的1/3，施作既有有機農法，另外2/3使用省水農法。嘗試精細管理水量、紀錄控水過程，並評估收成狀況。今年三月中旬，社區長輩們還帶領了富里國小的學生們進行補秧。陸續栽種過程農委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的研究員也協助工班農民節水灌溉操作技術，也邀請NCDR(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與農試所在新竹試驗旱稻等經驗交流。大家都相當期待記錄下來的數據，能為未來還水於河做準備。而省水稻試驗結果果然不負眾望，與慣行農法相比，用50%的水即可達到一樣的收穫量。





小平台會議探查畜牧場沼渣處理系統

還水要還的不只是水量，還包括水質。在大平台的鯢溪流域關鍵課題中，當地居民表示鯢溪的水質優養化來自上游畜牧業，因此相關公私部門包括花蓮縣府農業處、環保局，在地居民與環保團體進入小平台討論，終於以協調和罰款等方式，讓養豬業者停止排放污染廢水，而監測數據也顯示鯢溪水質正逐漸恢復中。

守護水質水量，也守護水岸。鯢溪兩岸有許多各類垃圾和農業資材廢棄物。地方居民連續兩年發起淨溪活動，在地社區踴躍參與，清出沿岸七十多公斤垃圾。這場淨溪的過程也是一個教育行動，宣導法規讓人們理解自己不能隨意棄置垃圾，更要提醒他人這個行為將被懲處，進一步大家也了解要去哪裡舉報亂丟垃圾。淨溪之後，沿岸社區都了解亂丟垃圾這件事人人關注，因此大幅降低兩岸污染。



鯢溪淨溪過程

「我們會叫牠禾花仔，因為小小白色的身影悠遊稻田間，就像稻禾開的花。」鰲溪過去有許多原生魚種，包括有著相當美麗客家名稱的菊池氏細鯽。如今這些身影消失，被大量外來種取代，這讓希望恢復鰲溪原貌的居民們相當擔憂。

因此當收回作為生態基地的高灘地Timolan開始營造後，大家期待在此復育禾花仔。眾人齊力移除岸上外來種植物、陸續整地開拓出三個生態池，一個保種、一個復育，一個則是控制對外水流交換。當中又以保種池特別重要，因為有放養從他處採集回來的菊池氏細鯽，所以水只能出不能進，確保不被外來種影響。居民們對於生態池充滿想像，將原生植物陸續放在池內，但大自然的挑戰實在是太多了，首先要克服居民最為頭痛的福壽螺，認識外來物種的習性，嘗試利用與跟環境共存，生態專家也建議，池內可以種植布袋蓮，其根系是幼魚良好又安全的家，而相對的布袋蓮對福壽螺來說，並不是甚麼美味鮮嫩的食物。

對於環境更了解後，有效控管布袋蓮數量，定期巡護，在109年3月放置13隻種魚，於今確認已復育千隻以上。還魚第一步給了信心，但

後續要面對的則是不當還魚的放生行為，仍是一段長路。池畔也種上傳統水域等作物，期待將來可以魚菜共生。



109年3月在Timolan生態池，與永豐國小一起放置種魚

不只有老人家熟悉的禾花仔，還包括被稱為「哈拉」的日本禿頭鯊。哈拉在阿美族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過往部落會在每年捕魚祭時部落青年抓哈拉獻給部落耆老享用。但隨著攔河堰的興建逐漸中斷魚類洄游路徑，哈拉逐漸減少。即便過往工程有施作魚梯，也常在颱風暴雨中被沖毀失效。族人們希望能夠有朝一日讓哈拉回來，這樣就代表河道是暢通的，鰲溪恢復原有樣貌。為此九河局決定重新檢視評估所有攔河堰的功能，規劃在未來與相關單位合作逐一拆除與調整工法，讓河流恢復自然調節能力，也期待能為溪裡生物開通回家的路。

橫向構造物的改善



然而，貿然拆除攔河堰會為河相帶來劇烈變化，因此需要審慎評估。在拆除之前，大家共同在平台會議上討論出雇工購料的方式，由在地居民們挽起袖子，嘗試打造臨時性讓原生種魚類洄游的特殊通道。

選在被稱為潭浦堀的攔河堰，是因為它早已年久失修不具取水功能，甚至壩體被掏空破損，嚴重影響魚類迴游。在地社區居民運用共學知識，打造出第一座簡易魚梯，卻在觀察後發現主要是外來種魚類台灣石賓在使用，並且這座魚梯在一次大雨中就被沖毀。不過雇工購料讓在地居民直接在地求解的做法，正是彌補著大型工程難以為現場調校的缺點。

因此居民再接再厲，第二代魚梯改良增加寬度，並且調整中間隔板造型，讓魚梯內的水流速度減緩。然而雖然有觀察到魚類使用，卻仍然主要是外來種魚類。並且因為流速減緩方便魚類迴游的設計，意外讓夜鷺等鳥類前來捕食。如今，第三代魚梯再度優化各種細節，包括在魚梯上方鋪設雜草掩護魚道。邊做邊學的過程，居民不只了解工程與水流運作原理，也結合自己生活中對魚類習性的觀察，第三代魚梯目前已有高身鮎魚、鱸鰻等原生種魚類使用，渡過潭浦堀的洄游挑戰。



打造魚梯

這個被居民們稱為潭浦堀的攔河堰，是鰲溪中高低落差很大的攔河堰之一。早已年久失修不具取水功能，甚至壩體被掏空破損，嚴重影響魚類迴游。在地社區居民選在這裡運用共學知識，一起打造簡易魚梯。這種可以由人工搬運移動的魚梯，颱風來襲時只要上岸，就不怕被大水沖壞。而邊做邊學的過程，居民不只了解工程與水流運作原理，也結合自己生活中對魚類習性的觀察，如今已經打造第三代魚梯，取代過去工程規畫、動輒上百萬的水泥魚梯。雇工購料讓在地居民直接在地求解的做法，完全彌補了大型工程難以為現場調校的缺點。



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鰲溪裡的居民

你有聽過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嗎？這是由林務局為了縫合台灣生態網絡而啟動的計畫，並且在108年與水利署簽署合作協議，透過共同行動讓水環境的改善也能全面復育台灣生態。

在鰲溪流域管理平台中，不只公部門與民間協力，更亮眼的是公部門之間也可以分進合擊、完成目標。當河川生態復育議題在大平台中被盤點聚焦、進行分工後，小平台之一的對應策略就出現林務局推動「鰲溪生態綠網計畫」！依照平台決議，不僅進行資源盤點、生態監測，也將與流域居民們合作移除外來種、復育棲地。家都相當期待當生態棲地逐漸完整，河川生命力就會慢慢恢復。

日本禿頭鰲

細斑吻鰲虎

台東間爬岩鰲

菊池氏細鯽

中華鰲

計畫執行過程會蒐集鰲溪水域、濱溪及陸域動植物生態資料，尤其針對指標物種包括臺東間爬岩鰲、大吻鰲虎、日本瓢鰲虎、高體鰲鰻、細斑吻鰲虎、菊池氏細鯽、中華鰲等的背景資料。鰲溪流域內曾經被記錄過的魚類共有7科25種，鰲共有2科3種，鰻共有1科3種，但在近年這些原生物種已經在流域中相當少見，消失的原因不外乎原始溪流環境改變、河川縱向廊道受阻以及取而代之的線鰻、粗首鰻、明潭吻鰲虎等外來種。計畫中藉由與在地居民一起移除外來種，不只是讓棲地恢復，也連帶培養環境覺知能力。如果民眾對於預防外來種入侵有相當的警覺性，就有助於未來看見新的外來種入侵，能夠主動通報中央主關機關達到盡早防治的目的。

一起找溪望



過去的河川整治，工程單位施作後就離開，留下冰冷水泥建設與居民面面相覷。「當你手上拿著榔頭，每個東西都是釘子」的諺語，可以說是描寫工務單位看見自然溪流時的僵化態度。然而，溪流是如此充滿生命力，每個與之共生的居民也都在不同當下，與溪流產生獨特的情節。那可能是文化上的依戀，或是生活中的必要條件。從水質改善到親水感受，復育一條河要面對的絕對不只是河川生產功能，更

應該是健全的生態，帶來了怡人的生活感受。溪流的價值可以是孩子玩耍的笑聲，是甘甜解渴的滿足，是鯢河流域管理平台實施以來，重新看見地方居民與政府部門的可貴交流。那些會議前後的繁複討論，共學營中的茅塞頓開，都同步著彼此歧異，創造出難得的共治經驗。現在，讓我們聽聽地方的聲音，他們又怎麼看待這個過程呢？



居民觀點

開始接觸河川公私協力計畫後，因為在大平台上有民間真正說話的空間，這點讓我感覺到公部門的改變。不過公家機關還是有它困難的地方，像是我們居民就在現場，總是邊做邊調整，機動性高，也就代表著執行時變數很大。不過回報到公部門時，卻得等待行政作業完成，才可能更改計畫。一開始我們會著急，擔心計畫趕不上我們實作的腳步。但後來想想自己也應該放緩一點，許多事情談好後開始做，事半功倍。

這些計畫進行的過程，很多地方居民發現原來鰲溪已經變了這麼多，那我們又希望它是什麼樣子呢？當地方的人我也去想這些問題時，就是參與的開始。

以前的護溪工程，很多大石頭就是那時被打破。現在想到覺得很可惜，早知道留住，河也不會變得那麼深。總之過去十年，一直都有說要規劃鰲溪復育，終於這次真正開始做了，而且請了很多學者專家參與討論，很有知識，我們也才重新知道鰲溪的面向這麼多。

對我來說，扭轉大環境的工作還是需要政府投入，像是去水泥化、找回原生種。因此地方應該學習了解公部門的規則和困境，以後才能好好合作。而我們在地居民，也必須學習主動參與討論，決定生活環境的營造。

以前，常常可以聽到小朋友在水裡面歡呼的聲音；以前，豐年祭結束後都會去溪裡抓魚給長輩吃。希望有一天鰲溪又乾淨了，河岸很親近，我們可以從家後面走下去，那樣就太好了。

居民觀點

以前公部門與民眾往往都是到施工才開始溝通，因此容易劍拔弩張。在鶯溪的做法上，平台中的討論是公部門確切聽到，並且納入這些意見來思考解決策略。漸漸的民眾也會信任政府有誠意，公部門也會覺得民眾可以理性溝通，長期的誤解是可以解決的。公部門願意把河川治理的期限拉長，這才是對的。當政府治理的效能可以延續，民眾的生活被細緻對待，這樣公私協力非常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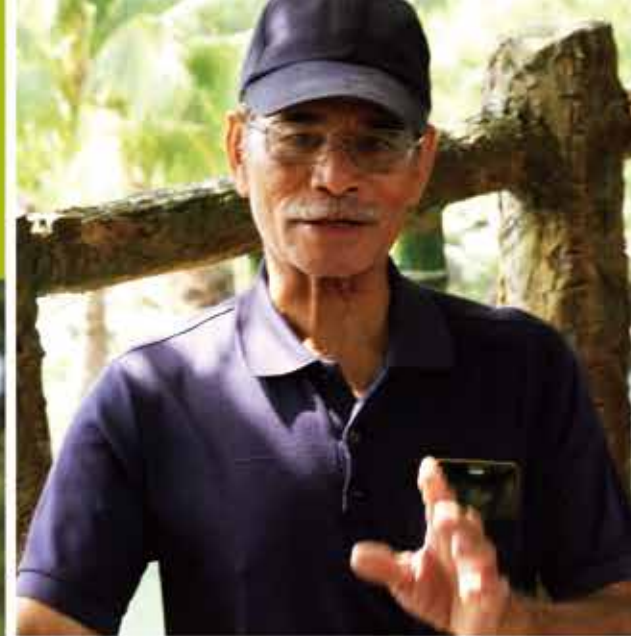
大家開始思考怎麼合作，這種態度更重要，因此平台的功能不只是解決流域問題，也形成新的工作方式。像是居民與民間團體就會知道今年或未來，不同單位有哪些規劃和治理工程，以及每個單位對這個地方的目標和期望。

不過，真正的挑戰也是在未來。要怎麼延續管理這些場域呢？民間是否能夠有多一點的可能性與彈性？畢竟維持的人力與資源不能一直依賴政府。像是我們在共學期間的解說員培訓，就讓地方有能力導覽自己的家鄉。這樣的課程或研討會，讓我們可以學習自己生活以外的知識，其實很重要。

大平台盤點和歸納問題，問題釐清後到小平台解決。這樣才是真正在針對河川問題討論，而不是以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種方式樣的案例非常好，全面盤點的不只是流域，也包括管理方式。許多政府單位也在這個管理參與中，思考河川治理不是單一的，我這邊做了什麼會影響到下游？

我覺得這個大平台改變了一件事，就是過去民間對公部門的提議或提問，很容易被踢皮球。現在有了大平台，每個單位都有代表在裡面。每次大家都來到現場，很快就可以找到責任歸屬，不用再等公文送來送去。我們在地居民發現公部門是真正願意面對，自然也很希望能夠成為夥伴，一起為家鄉的土地做事。

8 一起找溪望 / 公私協力在地參與的夥伴



「如果可以飄浮於空中，你希望找到一條最像你的童年河的溪流，重溫靜靜地坐在岸邊聆聽河水的幸福。你希望那是個清晨，因為微風與細膩的陽光，

最能讓河與人相互留下深愛的證據。這證據會長成一株水草，不斷地在河面所及你的心頭浮現。」《河川證據》簡嫚

